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讀詩略記卷二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曹錫寶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朱　鈐

校對官編修臣邱庭漋

謄録監生臣汪名達

讀詩畧記卷二

明　朱朝瑛　撰

王

以王次衛殊不可據鄭氏易之以殿國風亦無所解今從毛傳可也焦弱侯云風之與雅體製不同其聲風即二南亦係之風其聲雅即正月亦係之雅鄭氏以王室既卑貶而為風者非也卓去病曰文武之時

欽定四庫全書

王戚矣而臣主之曰周名平王以後王衰矣而君主之曰王猶春秋書公在乾侯之意

黍離

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揺揺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序曰閔宗周也按悠悠蒼天此何人哉想見其拊膺頓足聲淚俱下也鍾伯敬曰謂我心憂謂我何求蓋以黍離為固然不復知此為何地矣豈得不痛哭季

彭山曰岐周舊地已盡封秦豈使故宮得為禾黍不知平王九年秦徙汧渭則廢而不治或藝禾黍焉事固有之也

黍與稷一類黏者為黍不黏者為稷古人通謂之黍故氾勝之書但有黍而無稷離離分布之意

彼黍離離彼稷之穗行邁靡靡中心如醉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彼黍離離彼稷之實行邁靡靡中心如噎知我者謂我

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稷與黍俱有早晚不同稷則或苗或穗或實黍之離離無異文者分布之義于苗于穗于實皆可通也猶之鉦人伐鼔盖互文耳

君子于役

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雞棲于塒日之夕矣羊牛下來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

序曰刺平王也按此詩祗是行役者室家思念之辭

而方人于畜謂畜之出入有期人之于役反畜之不若此其刺王也深矣何玄子曰此篇與揚之水意義相類或即戍申者室家所作此本于僞申培詩說要為不謬

不知其期恐行役之不休也曷至哉恐調遣之無恒也

君子于役不日不月曷其有佸雞棲于桀日之夕矣牛羊下括君子于役苟無飢渴

揚子太玄曰軸折衡抈四馬就括方言曰括閼閉也

牛羊本作羊牛鄒肇敏曰杕杜采薇亦曰繼嗣我日

亦曰匪載匪來亦曰載飢載渴與此詩不甚相遠彼

述之自上此述之自下而民情舒鬱遂由此以大異

也

君子陽陽

君子陽陽左執簧右招我由房其樂只且

序曰閔周也君子遭亂相招為祿仕也詩曰樂序曰

閔者蓋以君子而執簧執翿時事可知矣以此為樂

豈其心哉中有所甚憂者聊以此遣懷耳

房即小寢繫于路寢故言房玉藻云君適小寢釋服

蓋燕閒之所居也

君子陶陶左執翿右招我由敖其樂只且

陳祥道云春秋傳舞師題以旌夏則翿者蓋若今大

樂工執之以引舞者也

揚之水

揚之水不流束薪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申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序曰刺平王也平王忘不共之仇而懷立已之德天理滅矣詩人不忍直斥而以不均為刺亦可以見戍申之事為人情之所不與而二三弱卒出于勢迫者矣嚴華谷云不流束薪喻東周衰弱不能號令天下也歐陽永叔曰彼其之子周人謂他侯國之當戍者也按括地志申在今河南南陽縣北呂在今南陽縣

西古所稱強宛其力足以自守平王特戍之以示德耳何玄子曰國語史伯言申呂方強其隩愛太子必可知也竹書紀幽王既弑立宜臼于申者許男與焉則平王之德甫許當亦德申之亞矣

揚之水不流束楚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甫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輿地記新蔡縣有古呂國王伯厚以左傳考之楚有申呂時新蔡屬蔡非楚邑當以在宛者為正

揚之水不流束蒲彼其之子不與我戍許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中谷有蓷

中谷有蓷暵其乾矣有女仳離嘅其嘆矣嘅其嘆矣遇人之艱難矣

序曰閔周也凶年饑饉上不能撫綏其民至于室家相棄也

郝仲輿曰有女仳離非婦人自道之語

何玄子曰蓷茺蔚也毛鄭誤解為鵻鵻之為萑即菼也從草從隹音完蓷之為萑從草從隹音錐字相亂而實不同

中谷有蓷暵其脩矣有女仳離條其歗矣條其歗矣遇人之不淑矣

脩草之長茂者也長茂者稍能旱而亦為所暵則暵之甚也至暵其濕則又甚矣禮雜記弔者之辭曰寡君使其如何不淑

中谷有蓷暵其濕矣有女仳離啜其泣矣啜其泣矣何嗟及矣

兎爰

有兎爰爰雉離于羅我生之初尚無為我生之後逢此百罹尚寐無吪

序曰閔周也小人幸免君子受禍不止一人一事故曰百罹偽子貢傳謂指周殺萇弘事事亦近似然一事不得云百罹且敬王之世不得云我生之初尚無

為也

尚寐無吪晉士燮魯叔孫婼婼祈死正與此同意盖

亦一時感憤之言左氏謂其祈死而死妄也

有兎爰爰雉離于罦我生之初尚無造我生之後逢此

百憂尚寐無覺

郭璞曰罦令之翻車大網有兩轅中施罥以捕鳥

有兎爰爰雉離于罿我生之初尚無庸我生之後逢此

百凶尚寐無聦

爾雅蘲㠭也㠭謂之罦是罦與蘲為一物但罦大而蘲小耳

葛藟

緜緜葛藟在河之滸終遠兄弟謂他人父謂他人父亦莫我顧

序曰王族刺平王也平王東遷棄其族屬或迫于戎難家室分離而莫之振恤故作此詩以自道其困苦雖無一語怨王而以葛藟為喻則王之不能庇其本

根意亦可見矣左傳宋樂豫之言是也謂他人父甚言之耳子美哀王孫詩云但道困苦乞為奴播遷情景大抵如此

緜緜葛藟在河之涘終遠兄弟謂他人母謂他人母亦莫我有

緜緜葛藟在河之漘終遠兄弟謂他人昆謂他人昆亦莫我聞

采葛

彼采葛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序曰懼讒也采葛以為絺綌采蕭以供祭祀采艾以療疾病比為君者攬接賢士大夫以圖政事也一日不見者不見其采也一日間隔阻蔽横生或以葛與蕭艾為不宜采將終不見其采也故曰如三月三秋三歲古語云一日不朝其間容刀

彼采蕭兮一日不見如三秋兮

彼采艾兮一日不見如三歲兮

大車

大車檻檻毳衣如菼豈不爾思畏子不敢

序曰刺周大夫也季彭山曰妻為夫所棄誓死不嫁其夫衣毳乘車而出妻見之而作此詩頗得此詩之旨序云刺大夫者蓋刺大夫富貴而易妻也亦詩人托為其妻之言

周禮侯伯之服鷩冕子男之服毳冕鷩者有文之鳥毳者有文之獸即虞書之華蟲分之為二章也鄭氏

以毳為宗彝者非是詳書畧記爾雅菼亂郭璞云亂似葦而小陸璣云亂或謂之荻與葭異種如菼者言其色之蒼蒼也

大車毳衣言其車服之赫奕也子即爾俱指大夫也東門之墠末二語亦如此畏子不敢者言畏其怒而不敢近也形容驕貴之氣不肯稍回盼睞情狀宛然

大車哼哼毳衣如璊豈不爾思畏子不奔

陳用之曰菼色玄如菼言其衣璊色赤如璊言其裳

即鄭氏所云玄衣纁裳也衣裳之大名總謂之衣

奔者相追隨也

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謂予不信有如皦日

穀猶禄也即論語不至于穀之穀同穴非必同塋兆

言生不享爾家之禄死終作爾家之人也

丘中有麻

丘中有麻彼留子嗟彼留子嗟將其來施施

序曰思賢也毛傳曰是去思也盖丘中墝埆盡有麻

麥乃子嗟之所治也賢者失其職故丘中之人覩物興思冀其復來耳法言曰男子畝婦人桑之謂思以下稱上之字古常有之輿人之誦子產亦然至其語意不莊此正草野口吻

施施鄭箋曰舒行也

丘中有麥彼留子國彼留子國將其來食

毛傳曰子國子嗟父此語不應妄撰必有稽處推本其德歸之于父恩厚之至也望其來食宛然家人父

子上下一體之象

丘中有李彼留之子彼留之子貽我佩玖

貽我佩玖言其惠我者至厚也玖說文云玉黑色者

鄭

郝仲輿曰周室東遷鄭為輔諸侯無王鄭為先故鄭

風次王謂鄭無王者謂繻葛之戰也

緇衣

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為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

粲兮

序曰美武公也張元岵曰考史記武公十年娶申侯女為夫人則桓公殉難之時武公猶童穉耳君父大難不驚不怖衰絰從戎垂髫受命緇衣之服彌光矣故詩人借平王口語一再咏嘆以寫其愛慕無已之意如此

緇衣朝服諸侯與其卿大夫皆服之但以冠冕為異耳

緇衣之好兮敝予又改造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

以其人之德益見緇衣之美好

緇衣之蓆兮敝予又改作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

以其人之德益見緇衣之盛大毛傳蓆大也本爾雅文

將仲子

將仲子兮無踰我里無折我樹杞豈敢愛之畏我父母仲可懷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

序曰刺莊公也按莊公多内寵諸公子爭立其臣有私結納于公子以相傾者莊公不知也詩以諷而托為公子戒之之言蓋言其密也不可不深察也魏風揚之水云不敢以告人亦猶此耳稱諸兄必在少者其子亹子儀之流乎事雖無考然祭仲曰三公子皆君也則當時之事可想見矣舊云託為莊公拒祭仲之

辭則踰里踰墻父母諸兄語殊不類

踰里踰墻踰園喻越禮而私交也折杞折桑折檀喻毀傷其兄弟也無踰無折恐形迹顯露也父母謂莊公也諸兄謂諸公子也人之多言謂國人也或以先後次序為疑則清人作于文公時乃先于有女同車矣又何疑于此

將仲子兮無踰我墻無折我樹桑豈敢愛之畏我諸兄仲可懷也諸兄之言亦可畏也

將仲子兮無踰我園無折我樹檀豈敢愛之畏人之多言仲可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

叔于田

叔于田巷無居人豈無居人不如叔也洵美且仁

序曰刺莊公也嚴華谷曰二叔于田皆美段之材武無一辭他及而序以為刺莊公盖與春秋書鄭伯克段譏失教之意同按仁者汎愛之謂好者款洽之謂武者馳騁之謂詩人之意不過謂里巷狹邪要結黨

與叔為之主萃耳非託為國人之稱道也

叔于狩巷無飲酒豈無飲酒不如叔也洵美且好

叔于野巷無服馬豈無服馬不如叔也洵美且武

大叔于田

叔于田乘乘馬執轡如組兩驂如舞叔在藪火烈具舉

襢裼暴虎獻于公所將叔無狃戒其傷女

序曰刺莊公也何玄子曰左傳莊公封段于京始有

京城大叔之號此詩之作蓋在受封後也呂東萊曰

鷙鳥將擊必匿其形二詩所載段之輕淺如此宜其為莊公所易也詩人乃若憂其不能制者豈其未得莊公之情也哉憂之云者兄弟之心也欲止其惡者也易之云者仇敵之心也欲養其惡者也詩人直以兄弟之心為莊公憂耳豈知其他哉

叔于田乘乘黄兩服上襄兩驂鴈行叔在藪火烈具揚叔善射忌又良御忌抑磬控忌抑縱送忌

磬馭馬曲折如磬也

叔于田乘乘鴇兩服齊首兩驂如手叔在藪火烈具阜叔馬慢忌叔發罕忌抑釋掤忌抑鬯弓忌

嚴華谷曰言其洋洋得意如庖丁解牛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也盖已氣陵其兄矣

清人

清人在彭駟介旁旁二矛重英河上乎翺翔

序曰刺文公也公子素所作按春秋書鄭棄其師則責在文公不在高克明矣此詩但言高克之游戲而

文公之失自見辭在彼而意在此風之體類有然者

此篇其証據也清在令河南中牟縣

清人在消駟介麃麃二矛重喬河上乎逍遥

清人在軸駟介陶陶左旋右抽中軍作好

王翦軍中投石超距則以為可用左旋右抽正士卒可用之時也將不以之禦敵惟以修飭儀衛而已詩人所為刺耳箋言將在鼓下御者在左戎右在右此惟元帥之軍則然若他將之車則御在中而將在左

故左傳宣十二年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為右是樂伯為將也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菆是為將者居左矣

羔裘

羔裘如濡洵直且侯彼其之子舍命不渝

序曰刺朝也援彼以刺此也凡刺其人而外之則稱彼有美其人而稱彼者非已往之人則未見之人也此詩蓋追憶昔日之大夫所見多賢者而嘆今人之

不然故曰刺朝辭在彼而意在此也鄭文公時叔詹堵叔師叔為政管仲富辰皆稱為三良繼此而為政者公子歸生傳稱其仁而不武以與于弒君此詩之作其在歸生為政之日乎曰舍命不渝曰邦之司直或以刺歸生之依回耳

羔裘豹飾孔武有力彼其之子邦之司直

羔裘晏兮三英粲兮彼其之子邦之彦兮

羔裘篇毛傳曰古者素絲以英裘英釋文音瑛蓋以

絲飾之相為掩暎也彼用五曰五紽此或用三則曰三英未可知耳毛傳訓此乃曰三徳盖首章之侯既訓為君則此之三英自不得為裘飾矣今從韓詩訓侯為美則三英之義自明

遵大路

遵大路兮摻執子之袪兮無我惡兮不寁故也

序曰思君子也君子不得志而去故國人思往留之也寁速也速故猶言速還其故也速好猶言速歸于

好也

遵大路兮摻執子之手兮無我魗兮不寁好也

女曰雞鳴

女曰雞鳴士曰昧旦子興視夜明星有爛將翺將翔弋鳧與鴈

序曰刺不說德也鄭之風俗以弋獵飲酒為娱其賢者則因之飭琴瑟宜家室而已中有賢婦乃勸其夫以親賢樂善故詩人述其夫婦相告語之辭以見好

德之懷不出于男子而出于婦人以是為刺也

男子所以克家者不在弋獵而弋獵亦名教所不廢

貞不違俗樂不忘勤可謂賢矣

弋言加之與子宜之宜言飲酒與子偕老琴瑟在御莫不靜好

弋獵以供祭祀賓客詩不言而言夫婦飲酒者尋常燕私人所易忽于此而靜好則非僻之心無自入也

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知子之順之雜佩以問之知

子之好之雜佩以報之

雜佩蓋男子之佩如紛帨組綬之屬乃婦人所為故贈自婦人也若婦人之佩男子何用即男子之佩非婦人所為者又何必贈自婦人

孔疏云曲禮凡以苞苴簞笥問人者左傳衛侯使人以弓問子貢皆以遺人物謂之問

有女同車

有女同車顔如舜華將翺將翔佩玉瓊琚彼美孟姜洵

美且都

序曰刺忽也嘗讀春秋傳鄭忽事乃當時賢世子也立為君而不稱伯既弑又略之不書以為必有缺文及讀詩序亦俱稱名恰與春秋相符此必有其説矣考其時宋之力非强于鄭也納突之時以鄭國之衆無一矢相加遺而忽之復入也突因櫟人以入櫟遂如兩君然則國人之不與忽明矣詩皆刺忽亦其明証也夫子作春秋于忽之出奔書名復鄭僅書世子

則夫子之不與忽亦明矣夫忽固世子而且賢也夫子不與之者何也當時諸侯之立皆不請命于天子夫子之所與者亦視夫民之所與而已民之不與忽者非以忽之失大援也當時忽辭齊昏而魯遂昏于齊然郎之師齊反助忽以伐魯而謂忽以辭昏失大援真謬說也且忽為世子救齊有功齊方賴之以如此之才而能治其國又何假于齊援乃倉皇被逐不能得一人之死力及其復位知高渠彌之不可用而

憒憒用之一似喪心志而病昏惑者以此詩參之大抵既立之後荒于色而躭于佚游棄國事身謀于弗卹一如後世李存勗之為人此人心之所以弗附也後漢楊賜傳上封事云春秋兩蛇鬬于鄭門昭公殆以女敗此得之矣史記衛靈公與夫人同車而出招搖市過之夫子以為醜注謂招摇猶翺翔也此曰有女同車將翺將翔正與其事同故詩人覩其荒淫而復思齊女之賢惜忽之不取也作詩之意固自正大

而學者據左傳以說詩不知傳之所佚者亦多矣乃不敢于傳外詳思詩義而必强詩以從傳遂使聖人之詩教等于祭仲一時之謬說宜晦翁之力辨而深斥之也然併首語而廢之則又過矣

張玄岵曰毛傳同車親迎之也按昏禮壻乘其車先俟于門外婦至揖以入則親迎未有壻婦同車者觀此則同車不謂娶婦明矣毛傳曰佩有瓊琚所以納間謂納于珩與衆玉上下之間都會之所必閑習禮

法故閑習為都

有女同行顏如舜英將翺將翔佩玉將將彼美孟姜德音不忘

德音有賢譽也齊侯之復請妻忽者非文姜乃他女也他女必有賢譽故詩稱之孔疏云他女必幼于文姜而稱孟者詩之稱孟如桑中所刺豈必皆長女也

山有扶蘇

山有扶蘇隰有荷花不見子都乃見狂且

序曰刺忽也所美非美然焦氏易林云視暗不明雲蔽日光不見子都鄭人心傷其義亦與序合

高高下下無地無材以興一國之大必有賢俊也上二句以物興人下二句以貌比德

山有喬松隰有游龍不見子充乃見狡童

蘀兮

蘀兮蘀兮風其吹女叔兮伯兮唱予和女

序曰刺忽也君不足以倡其臣自為謀也蘀兮者國

勢危也風吹者難將及也叔伯者羣臣自相謂也倡和者協力以圖國事也忽蓋不足道而人之情猶不欲遽絶之如此以此思之國人之與突而不與忽豈得已哉

蘀兮蘀兮風其漂女叔兮伯兮倡予要女

狡童

彼狡童兮不與我言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

序曰刺忽也不能與賢臣圖事權臣擅命也狡童指

權臣也凡稱狡童狂童以其狂狡目之為童非實童也不與言不與食驕亢之貌維子之故咎忽之任之也不能餐不能息憂國之將亂也

彼狡童兮不與我食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息兮

褰裳

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豈無他人狂童之狂也且

序曰思見正也思賢者之來正己也若云子如念我

憂國之誠庶幾不避艱阻一出而匡其不及如或高尚其志竟不念我則我之所與共事者豈曰遂無他人其如狂童之狂也子能坐視而不一救助乎狂童指共事者溱洧俱出令河南密縣

子惠思我褰裳涉洧子不我思豈無他人狂童之狂也且

丰

子之丰兮俟我乎巷兮悔予不送兮

序曰刺亂也公子互爭莫知所主為其臣者皆懷二心故詩人託為婦人送夫之語以刺之子之丰喻其君之美也俟于巷喻其君之有禮也悔不送喻懷二心者後必有悔也末二章喻反正而從一則有安榮之樂也叔伯猶兄弟喻同僚也其君雖未必賢其臣之志則正矣作此詩者殆原繁之流乎

子之昌兮俟我乎堂兮悔予不將兮

昌說文云美言也

衣錦褧衣裳錦褧裳叔兮伯兮駕予與行

士昏禮云女次純衣纁袡純衣即椽衣也袡者裳有緣也若后夫人則用錦即褘衣二狄是也此為寓言固無所拘而婚禮上攝一等或者鞠衣展衣亦以錦為之未可知也

裳錦褧裳衣錦褧衣叔兮伯兮駕予與歸

東門之墠

東門之墠茹藘在阪其室則邇其人甚遠

序曰刺亂也在上者不求賢以致治使賢者遁迹而不出亂何時可已故詩人刺之東門隐者所居之地也此與風雨皆思君子之詩而獨曰刺亂者彼幸其可見此傷其終逺也

東門之栗有踐家室豈不爾思子不我即

風雨

風雨凄凄雞鳴喈喈既見君子云胡不夷

序曰思君子也風雨雞鳴離羣索處朋友之懐于此

為甚云胡不夷此未見而設想辭氣固自如此晦翁以為輕佻狎暱則隰桑之詩與此何别彼何以貞此何以淫也

風雨瀟瀟雞鳴膠膠既見君子云胡不瘳

禮注云膠之為言糾也蓋與風雨之聲相亂也

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既見君子云胡不喜

子衿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

序曰刺學校廢也學校不脩朋徒離散故賢者傷之而作也晦翁作白鹿洞賦有云廣青衿之疑問仍用序說乃釋詩則以辭意儇薄斥為淫風豈以挑逹二語耶是詩人憂之之辭非喜之也

毛傳曰青衿學子之所服不往程子曰不往教也

青青子佩悠悠我思縱我不往子寧不來

毛傳曰佩佩玉也士佩瓀珉而青組綬按玉藻士佩瓀珉而緼組綬此云青者士之等不同也毛必别有

所據

挑兮達兮在城闕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在城闕鄭箋云以候望為樂一日不見如三月者毛

傳云禮樂不可一日而廢

揚之水

揚之水不流束楚終鮮兄弟維予與汝無信人之言人

實廷女

序曰閔無臣也賢者閔其君之無臣相戒以和衷而

協力也兄弟謂僚友之同志者藺相如之釋憾于廉頗也曰秦之不敢加兵于趙徒以吾兩人在也語意正與此詩相類

揚之水不流束薪終鮮兄弟維予二人無信人之言人實不信

出其東門

出其東門有女如雲雖則如雲匪我思存縞衣綦巾聊樂我員

序曰閔亂也處亂世而競紛華召禍之道故君子有所不取惟安貧遠患聊以自適而已有女如雲特舉人情所最豔者言之意之所指不止一端也舊說以為被棄之女則不應侈以如雲或以為淫奔之女又不應引以自較

如雲指衣服之紛華唐詩所云雲想衣裳者是也故下以縞衣綦巾言之

出其闉闍有女如荼雖則如荼匪我思且縞衣茹藘聊

可與娛

闉曲城盖門外副城鄭箋曰荼茅秀物之輕者飛行無常是如荼者盖以喻衣服之飄揚也思且釋文且音徂徃也與士曰既且同義此云思且者謂思之所向徃也茹藘鄭箋曰染巾也何玄子曰巾即紛帨綦巾茹藘一是紛一是帨耳

野有蔓草

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

我願兮

序曰思遇時也君子不出澤不下流詩人思遇明時而依君子如蔓草之得露也故以蔓草起興詩多設辭此詩之言邂逅猶漢廣之言秣馬也以美人為君子詩中往往有之張衡之賦四愁云效屈原亦未詳詩義耳子太叔以擬趙孟子齹以擬韓起孔子以擬齊程木子必非男女相會之詩明矣

野有蔓草零露瀼瀼有美一人婉如清揚邂逅相遇與

子偕臧

偕臧謂君子樂得其志吾儕小人樂得其欲也

溱洧

溱與洧方渙渙兮士與女方秉蕑兮女曰觀乎士曰既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且樂維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勺藥

序曰溱洧刺亂也政事不修男女不别是之謂亂詩人之刺罪累上也

溱與洧瀏其清矣士與女殷其盈矣女曰觀乎士曰既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且樂維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勺藥

齊

郝仲輿曰諸侯之植黨實始于鄭而齊繼之故次齊

雞鳴

雞既鳴矣朝既盈矣匪雞則鳴蒼蠅之聲

序曰思賢妃也曰思此必近世之賢妃詩人所及聞

見故其叙述曲盡如此書傳言夫人御于君所太師奏雞鳴于階下夫人鳴佩玉于房中告去少師奏質明于陛下夫人入庭立君出朝世衰此禮久廢故夫人自告也李彭山曰天將曙蒼蠅始有聲此賢妃疑其已遅之辭也

東方明矣朝既昌矣匪東方則明月出之光

季彭山曰天未大明月尚光顯此賢妃幸其尚蚤之辭也

蟲飛薨薨甘與子同夢會且歸矣無庶予子憎

還

子之還兮遭我乎峱之間兮並驅從兩肩兮揖我謂我儇兮

序曰刺荒也此為刺詩而自陷于所刺之中誠不可解然曰刺荒明指其君之從禽無厭狎昵羣小也不忍斥其君而曰我猶五子之歌曰萬姓仇予徵子之告父師少師曰我用沉酗于酒我其發出狂也還儇

言其機智茂好言其容貌昌臧言其技藝稱譽之中

便有譏刺之意

子之茂兮遭我乎猺之道兮並驅從兩牡兮揖我謂我

好兮

子之昌兮遭我乎猺之陽兮並驅從兩狼兮揖我謂我

臧兮

著

俟我于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尚之以瓊華乎而

序曰刺時也時齊君不親迎故託為嫁者之言以刺之按魯桓公三年公子翬如齊逆女齊侯送姜氏于讙則其不以不親迎為非禮可知矣不以不親迎為非禮知齊國親迎之禮廢已久也其君不親迎卿大夫士又何刺焉毛傳以首章為士次章為卿大夫三章為人君固非也鄭箋以為皆言人臣亦非也或以為即刺魯桓公之詩益陋矣
爾雅云門屏之間謂之宁宁即著也孫炎曰門内屏

外人君視朝所宁立處也蓋即孔子所謂樹塞門者是豈人臣所宜有其言人君無疑何玄子曰周禮典瑞職云王圭繅藉五采五就公侯伯圭繅三采三就弁師職云王五冕皆五采玉諸侯瑉玉三采夫諸侯之繅與玉俱用三采則懸瑱之紞何獨不然所云素青黄三色者正諸侯之紞也瓊說文云赤玉也毛傳以為美石據周禮弁師職但云玉瑱無用石者

俟我于庭乎而充耳以青乎而尚之以瓊瑩乎而

俟我于堂乎而充耳以黄乎而尚之以瓊英乎而

東方之日

東方之日兮彼姝者子在我室兮在我室兮履我即兮

序曰刺衰也東方之日日之始升也履我即相依而止也喻治道方盛則賢者嚮風而至也東方之月月之始虧也履我發相踵而去也喻治道將衰則賢者見幾而作也彼姝者子與干旄之詩正同日出而來月出而去非淫奔明矣釋文云本或作刺襄公非也

東方之月兮彼姝者子在我闥兮在我闥兮履我發矣

東方未明

東方未明顛倒衣裳顛之倒之自公名之

序曰刺無節也詩人刺其君興居無節號令不時而

歸咎于挈壺氏不能晨夜猶曰獸臣司原敢告僕夫

云爾

東方未晞顛倒裳衣倒之顛之自公令之

折柳樊圃狂夫瞿瞿不能晨夜不夙則莫

南山

南山崔崔雄狐綏綏魯道有蕩齊子由歸既曰歸止曷又懷止

序曰刺襄公也篇中或刺文姜或刺魯桓總以襄公主惡也故首以襄公

綏綏毛盛貌以喻妖淫之氣充盈于外也

葛屨五兩冠緌雙止魯道有蕩齊子庸止既曰庸止曷又從止

物各有耦故葛屨之賤必兩不以其多而可亂也冠緌之貴必雙不以其少而可益也緌之埀者曰緌

蓺麻如之何衡從其畝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既曰告止曷又鞠止

衡從其畝古耕法也齊民要術種麻法曰耕不厭熟注謂縱横耕七遍以上則麻生無葉告父母毛傳曰必告父母廟蓋以桓公三年文姜歸魯此時已無父母也

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既曰得止曷又極止

春秋桓三年公會齊侯于嬴杜氏曰不縣媒介自與齊侯會而成昏非禮也此特言議昏無媒若行禮之時必假手于媒介矣

甫田

無田甫田維莠驕驕無思遠人勞心忉忉

序曰大夫刺襄公也按襄公討鄭而殺子亹伐衛而

納惠公侵紀而滅其國乃兄弟之間勿能防制之以至簒弑此忽近圖遠之明據也

毛傳以甫田與遠人遠人指諸侯也言無德而求諸侯徒勞其心耳

無田甫田維莠桀桀無思遠人勞心怛怛

婉兮孌兮總角丱兮未幾見兮突而弁兮

此章語意隠然指公孫無知也襄公之絀無知以其弱也故弗之忌詩言弱者忽已壯矣奈何狎視之者

竟弗覺也楊升菴曰周官有丱人丱者金未成器也

猶童未成人故借作童丱之丱

盧令

盧令令其人美且仁

序曰刺荒也國語桓公謂管仲曰昔我先君襄公田

狩畢弋不聽國政則此為刺襄公明矣不敢直斥而

泛指獵人以為辭曰美且仁者噬之也檀弓叔孫武

叔之喪尸出戶投冠括髪子游曰知禮其語氣正類

此

仁者與人狎昵不為嚴厲之色也

盧重環其人美且鬈

盧重鋂其人美且偲

且鬈且偲猶猗嗟之言美目清揚也至于鬚髮而所

美益末矣

敝笱

敝笱在梁其魚魴鰥齊子歸止其從如雲

序曰刺文姜也齊人傷魯之不振使文姜既絶而復歸也文姜與弑桓公在齊未歸春秋書之曰夫人孫于齊不稱姜氏是絶之于齊也絶之于齊而書孫于齊是夫人自絶于魯也絶而復歸歸而如雲如雨如水此敝笱所為刺也按諸侯夫人于父母之國大歸則稱歸非是則稱歸寧或稱如無徒稱歸者

鰥毛傳曰大魚鄭曰魚子按魚子自名鯤非鰥也毛據孔叢子其大盈車之説以為大魚然此亦偶爾非

鰥之大盡盈車以配魴鱮言之當是常魚耳

敝笱在梁其魚魴鱮齊子歸止其從如雨

敝笱在梁其魚唯唯齊子歸止其從如水

唯唯韓詩作遺遺言不能制也盖遺有脫亡之義故

曰不能制毛傳亦訓出入不制當與韓詩同唯遺古

字音同通用

載驅

載驅薄薄簟茀朱鞹魯道有蕩齊子發夕

序曰齊人刺襄公也郝楚望曰此魯桓公死後春秋書會禚會祝丘之類春秋以文姜為主故先文姜此詩以襄公為主故先襄公皆自治而後治人之義采芑韓奕稱方叔韓侯之車曰簟茀碩人稱夫人之車曰翟茀陳祥道曰此婦人男子車蔽之別也則此為襄公之車可知以鞹鞃車所以為固漆之以朱所以為飾傳以為諸侯之路車是也此既疾驅彼亦發夕言相期之切也

四驪濟濟垂轡瀰瀰魯道有蕩齊子豈弟
四驪垂轡亦指襄公言至止也豈弟言相會而樂易也
汶水湯湯行人彭彭魯道有蕩齊子翺翔
汶水出令泰安州萊蕪縣
汶水滔滔行人儦儦魯道有蕩齊子遊敖
翺翔遊敖皆盤桓不去之意唐書稱楊國忠與女弟虢國夫人居同第出駢騎相調笑施施若禽獸然不

以為羞其狀正與此相類

猗嗟

猗嗟昌兮頎而長兮抑若揚兮美目揚兮巧趨蹌兮射則臧兮

序曰刺魯莊公也莊公之罪莫大于忘讐故終之曰以禦亂兮言有禦亂之才而不尋諸仇讐是可羞也

僞子貢傳以為譏狩禚之事良是春秋書公及齊人狩于禚穀梁傳曰齊人者齊侯也卑公之敵所以卑

公冐為甲公刺釋怨也

人之貌以目為主故篇中疊言美目疊言清揚王充論衡云人心慧而目多采

猗嗟名兮美目清兮儀既成兮終日射侯不出正兮展我甥兮

毛傳云目上為名本之爾雅集韻作顯云眉目閒也

大射義注正鳥名齊魯之閒名題肩為正鳥之捷黠者射之難中故取名焉古者諸侯相朝則有賔射莊

公朝于齊而因以狩故所言者賔射之禮也爾雅謂我舅者我謂之甥是姊妹之子亦曰甥也

猗嗟孌兮淸揚婉兮舞則選兮射則貫兮四矢反兮以禦亂兮

舞非樂舞也古人燕飲之際酒酣嘗起舞以相屬莊公在齊甥舅之間或當有此

魏

郝仲輿曰五伯晉繼齊魏為晉滅故先魏而後晉蘇

氏曰魏地入晉其詩疑或為晉而作故列于唐之前

猶邶鄘之于衛也

葛屨

糾糾葛屨可以履霜摻摻女手可以縫裳要之襋之好

人服之

序曰刺褊也上無寛大之政故下有褊急之俗詩人

之刺罪累上也禮新有昏者上之人期不使而婦之

在家亦三月不執婦功

好人猶云秉禮之人也秉禮大家操作如此殆難為

下矣

好人提提宛然左辟佩其象揥維是褊心是以為刺

古禮以右為上左為下故進必曰右一朝右之之類

是也退必曰左易曰師左次之類是也

汾沮洳

彼汾沮洳言采其莫彼其之子美無度美無度殊異乎

公路

序曰刺儉也美一二人以刺衆人也采莫采桑采藚以物之可采興人之可取也無度言德之廣大如英言德之華美如玉言德之貴重于公路公行公族之中獨爲殊異則凡爲公路公行公族者其纖悉而不廣大固陋而不華美猥瑣而不貴重可知矣公路公行公族者世家之子風氣攸係詩人于此覘盛衰焉汾出令山西靜樂縣陸農師云莫子如楮實而紅謂之乾絳吳越之俗謂之茂子

彼汾一方言采其桑彼其之子美如英美如英殊異乎
公行
彼汾一曲言采其藚彼其之子美如玉美如玉殊異乎
公族
陸璣曰藚即今澤瀉也
園有桃
園有桃其實之殽心之憂矣我歌且謠不知我者謂我
士也驕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

知之蓋亦勿思

序曰刺時也姚承菴曰朝用非人以亂國是君子有深憂焉家語果屬有六桃為下陸農師曰大曰棗小曰棘棘酸棗也此皆果之賤者以賤果充籩豆喻以賤士備官職即下所云彼人是也蓋曲學阿世之流故國人莫知其非語類云園有桃似是比詩

園有棘其實之食心之憂矣聊以行國不知我者謂我士也罔極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

誰知之蓋亦勿思

陟岵

陟彼岵兮瞻望父兮父曰嗟予子行役夙夜無已上慎

旃哉猶來無止

序曰孝子行役思念父母也

爾雅多草木岵無草木屺當從爾雅為正

陟彼屺兮瞻望母兮母曰嗟予季行役夙夜無寐上慎

旃哉猶來無棄

陟彼岡兮瞻望兄兮兄曰嗟予弟行役夙夜必偕上慎

旃哉猶來無死

十畝之間

十畝之間兮桑者閑閑兮行與子還兮

序曰剌時也政亂國危君子不可榮以祿也

十畝者甚言其處約也傳曰生于亂世貴而能貧可

以後亡

十畝之外兮桑者泄泄兮行與子逝兮

板之詩以泄泄為戒此以泄泄為勸在野與在朝不同也在朝而泄泄是廢事也在野而泄泄是高尚其事也

伐檀

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貆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序曰刺貪也美君子之不素餐以刺在位者之貪也

故稱君子為彼蓋對此而言也貆貒也今俗謂之猪貛吕東萊曰不稼以下責小人也若曰爾未嘗稼穡禾何為而積未嘗狩獵貆何為而來獨不見彼河干之君子乎

坎坎伐輻兮寘之河之側兮河水清且直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億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特兮彼君子兮不素食兮

坎坎伐輪兮寘之河之漘兮河水清且淪猗不稼不穡

胡取禾三百囷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鶉兮彼君子兮不素飧兮

碩鼠

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女莫我肯顧逝將去女適彼樂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

序曰刺重斂也蓋刺有司也陸璣疏曰今河東有大鼠食人禾苗亦有五技或謂之雀鼠其形大故曰大鼠非鼫鼠也孔疏曰言三歲貫女者地官小司徒及

卿大夫職云三年則大比謂校比其民之數而定版籍地官比長職云徙于國中及郊則從而受之是大比之際民得徙矣沈子起曰顧存諸心德施諸事勞發諸言至慰人以言而猶不肯憯毒極矣直謂無怨無德不敢必其得所也誰之永號謂無所控訴又不敢必其得直也則所謂樂土樂國樂郊者亦妄想耳

碩鼠碩鼠無食我麥三歲貫女莫我肯德逝將去女適彼樂國樂國樂國爰得我直

碩鼠碩鼠無食我苗三歲貫女莫我肯勞逝將去女適彼樂郊樂郊樂郊誰之永號

唐

蟋蟀

蟋蟀在堂歲聿其莫今我不樂日月其除無已太康職思其居好樂無荒良士瞿瞿

序曰刺晉僖公也僖侯而稱僖公者諸侯之謚例得稱公不特詩序春秋亦然意僖公好樂而荒故作此

詩以刺之不敢直告其君而託為同儕相語之辭所云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也欲戒其荒先勸以樂者操縱之間正詩人之善導也

毛傳曰聿遂也孔疏曰遂者從始向末之辭言九月雖未為莫亦遂至于莫也思居則為之計長久故瞿瞿

蟋蟀在堂歲聿其逝今我不樂日月其邁無已太康職思其外好樂無荒良士蹶蹶

思外則為之廣綢繆故蹶蹶

蟋蟀在堂役車其休今我不樂日月其慆無已太康職

思其憂好樂無荒良士休休

思憂則為之屏嗜欲故休休

山有樞

山有樞隰有榆子有衣裳弗曳弗婁子有車馬弗馳弗

驅宛其死矣他人是愉

序曰刺昭公也昭侯之稱昭公猶僖侯之稱僖公也

晦翁謂此詩辭非臣子所施于君父是也然玩此詩辭亦同儕自相告語非指昭公也昭公既立晉國始亂國人皆不自保故汲汲顧影相勸為樂詩人述之以儆昭公使思所以自振而弭亂耳嚴華谷曰爾雅榆白枌謂榆之白者為枌陸璣謂榆為白枌非也婁繫也公羊傳牛馬維婁

山有栲隰有杻子有廷内弗洒弗掃子有鐘鼓弗鼓弗考宛其死矣他人是保

杻爾雅曰檍也說文曰檍杶也杶即椿字陸璣曰正名曰萬歲盖以檍有億萬之義也謝眺詩風動萬年枝即此

山有漆隰有栗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且以喜樂且以永日宛其死矣他人入室

揚之水

揚之水白石鑿鑿素衣朱襮從子于沃既見君子云何不樂

序曰刺昭公也淩濛初曰既云不敢告人乃明明見之篇什何等密謀直同兒戲此蓋陽若為沃陰實聳晉猶厮養卒所謂名為求趙王實欲燕殺之也深得詩人之旨矣此詩人之機巧似温太真之于王敦其深心似狄梁公之于武后不避嫌疑志在謀國也

爾雅云黼領謂之襮孔疏云郊特牲繡黼丹朱中衣大夫之僭禮也大夫服之則僭知為諸侯之服也按素衣而朱純黼領所謂裼以見美也端衣屬幅而已

故中衣之領縁皆見有裏則裼裏無裏則裼其中衣

詳禮記畧記

揚之水白石皓皓素衣朱繡從子于鵠既見君子云何

其憂

揚之水白石粼粼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

椒聊

椒聊之實蕃衍盈升彼其之子碩大無朋椒聊且遠條

且

序曰刺晉昭公也君子見沃之盛强知其子孫將有晉國焉聊陸璣以為語助非也爾雅曰朹繫梅枓者聊說文枓高木也是朹樹之高大者名之為聊也郭璞注朹似梅子赤色似小柰可食唐本草曰即今山樝也樝與查同山查低小者俗呼為棠朹高大者俗呼為羊朹無朋謂晉之公族莫有與並者也

椒聊之實蕃衍盈匊彼其之子實大且篤椒聊且遠條且

綢繆

綢繆東薪三星在天今夕何夕見此良人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

序曰刺晉亂也國亂民離則婚姻不得其時怨女曠夫適然相遇既不能忘情又難于野合詩人為之太息而作此詩所以諷在上者宜有以安集而會合之也三星毛以為參星鄭以為心星毛以為婚姻自季秋盡于孟春三十之男二十之女乃會以仲春三星

在天謂十月也在隅在戶謂十一二月及正月也晉失其時故陳婚姻之正時以刺之鄭以為婚姻之禮必在仲春火星未見之時三星在天謂三四月也在隅在戶謂五六月也直舉失時之事以刺之按邶風云士如歸妻迨氷未泮荀子云霜降逆女氷泮殺止家語霜降而婦功成嫁娶者行焉氷泮而農業起昏禮殺于此以數說証之則毛說為長然但云殺止是以漸殺至仲春乃止也故桃夭猶謂及時令夕何夕

正婚姻之候也首章子兮指女也次章併指男女也末章指男也曾南豐曰如此良人何終不遂之辭也
綢繆束芻三星在隅今夕何夕見此邂逅子兮子兮如此邂逅何
綢繆束楚三星在戶今夕何夕見此粲者子兮子兮如此粲者何
杕杜
有杕之杜其葉湑湑獨行踽踽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

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佽焉

序曰刺時也君不親其宗族骨肉離散詩人有孤危之懼焉呂東萊曰胡不比胡不佽言苟以他人為可恃則彼行道之人胡不相親比也凡人無兄弟者胡不見有佽助也蓋深曉晉君以他人必不相比必不相佽耳佽與次同二人相輔為比衆人遞相輔為佽

按晉自穆公貽謀不臧以致末大于本五世相攻非同姓之必為禍也獻公懲之遂至盡殺羣公子以去其

偪自是而後晉無公族之官者且數世詩之所刺其在此歟成公雖設其官而宗室漸衰至於六卿爭權晉國遂分詩人早已慮之矣

有杕之杜其葉菁菁獨行睘睘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佽焉

羔裘

羔裘豹袪自我人居居豈無他人維子之故

序曰刺時也鄭潛谷曰刺昵也昵故與好私人在位

也沈子起曰晉惟世卿之用不恤其民而怨歸于公室也郝楚望曰居居猶處處也即安之意究究體悉之意蓋言為人上者當先自我人圖其所安察其所苦則豈無他人之賢者可與共事乃維子之故與好是信是使也是不為我人謀而自為其身謀也爾雅有不可曉者如晏晏旦旦悔爽忒也居居究究惡也皆不詳字義而以作詩之意為解泥之則謬矣

羔裘豹褎自我人究究豈無他人維子之好

鴇羽

肅肅鴇羽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能蓺稷黍父母何怙悠悠蒼天曷其有所

序曰刺時也刺征役不息也

鴇水鳥酉陽雜俎曰能激糞著鷙鳥羽悉脫落盬池鹽也凡海鹽皆由煎鍊而成惟解州池鹽出于自然不費人力王事靡盬言王事無不費人力者

肅肅鴇翼集于苞棘王事靡盬不能蓺黍稷父母何食

悠悠蒼天曷其有極

肅肅鴇行集于苞桑王事靡盬不能蓺稻粱父母何嘗

悠悠蒼天曷其有常

粱即粟也古人名為粱令人名為粟穗大毛長粒粗

者謂之黄粱香味勝于諸粱

無衣

豈曰無衣七兮不如子之衣安且吉兮

序曰美晉武公也詩序首語無不合者獨此序甚不

可解以武公為美是奬奸誨盜也即其請命豈真良心所發乎以為其臣自美之則夫子不宜録録之是勸其從逆也然黙序而别為之説亦終不可通以為述其請命之意以著其事而隂刺之則自為悖慢之言得無如晦翁所云自陷于所刺之中乎晦翁復起亦難以解矣或又以為辭若美之意實刺之所謂安且吉且燠者不過謂挾天子之命以杜衆口可免問罪之師耳則簒弑大逆君子所切齒腐心何以辭意

渾融若此又周禮典命職云侯伯七命衣服以七為節天子之卿六命衣服亦如之則七衣者諸侯之服也六衣者天子之卿之服也武公以僖王三年伐晉四年冬王命列為諸侯春秋莊十六年也五年即卒春秋莊十七年也自受王命以至于卒不及一年未嘗一入王朝安所得六衣而稱之或以變七言六為請命之謙辭夫請命而云豈無七衣是猶劉仁恭之謂梁使以旌節為吾所自有也又安得有退就之言

其說之難通固不待深辨以臆度之此詩所美非名
偁之武公乃唐叔之孫武侯寗族也叔之子燮父已
改唐為晉矣武侯而稱武公猶僖侯之稱僖公昭侯
之稱昭公也寗族事蹟雖不可考然既非後之武公
則為前之武公無疑矣考之左傳叔虞入輔成王燮
父入輔康王皆有分器以寵之則寗族必世其職可
知此六衣所自來也豈曰無衣者謂諸侯皆七衣諸
卿皆六衣也子獨德稱其服耳毛鄭以謚之相同遂

與杕杜相次而強為之釋後之異說紛然總不離乎名偁之武公則雖說之極詳辨之極巧而終非義之通也姑識臆見以俟博考

豈曰無衣六兮不如子之衣安且燠兮

有杕之杜

有杕之杜生于道左彼君子兮噬肯適我中心好之曷飲食之

序曰刺晉武公也武公偁以篡弒得國賢人君子莫

之與也莫之與雖求之而不至矣杕杜喻孤立也噬肯適我言不肯也猶五子之歌云雖悔可追言不可也篡逆之主欲得人以樹黨故中心好之忠義之士恥踐土而食毛將何由而得飲食之乎適與遊有辨適者將久居其國遊則時一至焉君子深惡而痛絕之即一至焉而莫之肯也曹操父子非不好士而三國人才惟魏得其最下亦以此耳

有杕之杜生于道周彼君子兮噬肯來遊中心好之曷

飲食之

葛生

葛生蒙楚蘞蔓于野予美亡此誰與獨處

序曰刺晉獻公也好攻戰則國人多喪矣或以此為悼亡之詩蘞蔓于域即此婦之夫所葬之地地在野中故先曰于野意亦近似然諱死而言百歲之後則猶是存亡未審不忍直斥之語考左傳晉獻公二十三年之間伐戎伐翟滅耿滅霍滅魏滅虢滅虞嗜殺

不已征役者皆有死亡之患故詩人託為思婦之言以刺之也讀至末二章有不惻然憐憫者乎

首二句滿目淒凉之況故因以起興

葛生蒙棘蘞蔓于域予美亡此誰與獨息

蒙棘蔓域景尤慘淡矣

角枕粲兮錦衾爛兮予美亡此誰與獨旦

夏之日冬之夜百歲之後歸于其居

獨居悒悒度日如年夏之日者無日非夏也冬之夜

者無夜非冬也

冬之夜夏之日百歲之後歸于其室

采苓

采苓采苓首陽之巔人之為言苟亦無信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為言胡得焉

序曰刺晉獻公也獻公好聽讒言按左傳獻公聽士蔿之謀則去富子殺游氏二子及游氏之族乃城聚羣公子而盡殺之聽驪姬之譖則殺其太子盡逐其

諸子天下之聽信讒言為禍酷烈未有如獻公之甚者也

苓生于隰苦與葑生于田圃皆非山中之物舊以苓為甘草非也爾雅蘦大苦注云甘草卷耳苓耳注云胡枲説文苓卷耳也則苓與蘦自是二物蘦生于山苓生于隰簡兮之詩可証

采苦采苦首陽之下人之為言苟亦無與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為言胡得焉

采葑采葑首陽之東人之為言茍亦無從舍旃舍旃茍
亦無然人之為言胡得焉

秦

秦繼晉而霸故次秦

車鄰

有車鄰鄰有馬白顛未見君子寺人之令

序曰美秦仲也秦自非子已為附庸之國比于子男
矣仲以本爵入為王大夫而禮樂始備故秦人述其

車馬侍御及笙瑟之樂而相與鼓舞從之也夫秦之强周之衰也而夫子録其詩者録秦仲之能用人以禦狄難也不以子孫累其祖不以喪敗累其忠矣未見而寺人傳命何其尊嚴既見而並坐鼓瑟何其簡易此與漢高之待酈食其始焉據床洗足既而盛其供帳悉與已同者皆鼓舞豪傑之術此則較為得體焉逝者其耋逝者其亡自幸此身健在得與君子相周旋也

阪有漆隰有栗既見君子並坐鼓瑟今者不樂逝者其耋

張元岵曰有漆有栗有桑有楊便是富饒之象鼓瑟鼓簧則非往時擊甕叩缶彈箏拊髀氣習矣

阪有桑隰有楊既見君子並坐鼓簧今者不樂逝者其亡

駟鐵

駟鐵孔阜六轡在手公之媚子從公于狩

序曰美秦襄公也秦本紀平王命襄公為諸侯于是始國盖自子男而晉為伯自附庸而列于大國也此詩誇其田狩之事園囿之樂夫子何為録之録襄公之功也襄公于周有維屏之任于戎有不共之義其狩以講武固所宜也然則周以岐豐畀秦夫子不以為非也曰是非不相掩其功可尚岐豐之地不可畀也于駟鐵小戎則著其扞禦之功于蒹葭則刺其專據之罪夫子之删詩猶之作春秋也

在手謂磬控在手也媚子從狩見公所親愛之人皆

材力蹶張之士也

奉時辰牡辰牡孔碩公曰左之舍拔則獲

遊于北園四馬既閑輶車鸞鑣載獫歇驕

人遊而馬閑車輕而犬休總見氣象整暇即蕭蕭馬

鳴悠悠旆旌之意

小戎

小戎俴收五楘梁輈游環脅驅陰靷鋈續文茵暢轂駕

我騏馵言念君子溫其如玉在其板屋亂我心曲

序曰美襄公也何玄子曰秦本紀莊公長男世父讓其弟襄公為太子而自將擊戎曰非殺戎王我不敢入邑後為戎人所虜踰年復歸此詩之作為救世父而出師也篇中君子良人皆指世父溫其如玉亦有惜之之意戰陣乃武勇之事以溫如玉者當之故復仇之志雖切卒不免于被虜也此說最確如從舊說則方夸車馬之盛而忽以閨思參之意氣殊覺蕭索

矣且出師之日而以如玉美其將士語亦不倫
俴毛據爾雅訓淺以解俴收則合以解俴駟未免支
離按管子參患篇云甲不堅密與俴者同實又云將
徒人與俴者同實房元齡注云俴單也謂如單身不
被甲不擁衆也故韓詩以馬不著甲為俴駟蓋言其
未戰時也則此之俴收當亦為單義謂單軫無纏飾
對下五楘而言也陰揜軌軾前曰軌軌音犯考工記
注云軌者輢式之所樹持車正也孔疏云色之青黑

者謂綦馬之色作綦文爲騏玉篇云馵馬懸足也盖
謂足不著地也
四牡孔阜六轡在手騏騮是中騧驪是驂龍盾之合鋈
以觼軜言念君子温其在邑方何爲期胡然我念之
温其在邑進念昔日之形容也
俴駟孔羣厹矛鋈錞蒙伐有苑虎韔鏤膺交韔二弓竹
閉緄縢言念君子載寢載興厭厭良人秩秩德音
良人善人猶黃鳥之稱良人也厭厭安静遇難不驚

之意秩秩有常處變不亂之意

蒹葭

蒹葭蒼蒼白露為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遡洄從之道阻且長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央

序曰刺襄公也襄公有功王室王賜以岐西之地耳豐鎬自在岐東未嘗賜也為襄公計宜率兵而西肅清邊徼奉迎乘輿返于故闕此純臣之誼周人所禱祀而求也襄公遲遲不進據有岐東故詩人致慕于

伊人以刺之伊人托言以指周先王也在水一方周先王之神尚徘徊于灃水鎬水閒也遡洄而不得遡游而宛在者洛邑在岐豐之下流周先王之神實式憑之也隐然諷以奉迎之意葭蒼露白則離憂更切亦猶楚辭所云悲哉秋之為氣也史記文公十六年大敗西戎盡有岐西之地乃以岐東獻之于王則襄公之時據而有之明矣

蒹葭凄凄白露未稀所謂伊人在水之湄遡洄從之道

阻且躋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坻

蒹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謂伊人在水之涘遡洄從之道阻且右遡游從之宛在水中沚

終南

終南何有有條有梅君子至止錦衣狐裘顏如渥丹其君也哉

序曰戒襄公也史記襄公十二年伐戎至岐卒則岐以東久已為襄公有矣終南乃其境內之山也詩人

美其衣服威儀而戒以不忘謂不忘天子之命也壽考云者謂當終身以之耳因祝頌而寓規戒故辭曰壽考歐陽永叔疑此為文公之詩謬矣文公既取岐西即以岐東獻之于王終南非其有也終南在今陝西西安府

終南何有有紀有堂君子至止黻衣繡裳佩玉將將壽考不忘

黃鳥

交交黄鳥止于棘誰從穆公子車奄息維此奄息百夫之特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序曰哀三良也張元岵曰三良之死左傳以罪穆公蘇子瞻曰穆公生不誅孟明豈死而忍用其良蓋罪康公也序言哀三良穆公康公之失俱見

止棘以黄鳥之得安其身反興三子之不保其命也

交交黄鳥止于桑誰從穆公子車仲行維此仲行百夫

之防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呂東萊曰訓防為當者如隄之防水

交交黃鳥止于楚誰從穆公子車鍼虎維此鍼虎百夫之禦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晨風

鴥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

我實多

序曰刺康公也棄老臣而不用也君子指康公也老臣以其身之進退為國之安危故憂之憂之者忠君愛國之心也

以飛鳥歸于茂林興賢者處于朝廷

山有苞櫟隰有六駮未見君子憂心靡樂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以山與隰各有其木興朝廷之上豈可遂無其人爾

雅駮赤李也考射禮君以皮樹為中注皮樹獸名樹之名駮猶獸名皮樹以文之相似而互稱之陸璣所云梓榆者是

山有苞棣隰有樹檖未見君子憂心如醉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檖赤羅陸佃云文木也其文細密如羅故曰羅

無衣

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王于興師脩我戈矛與子同仇

序曰刺用兵也用之于所不當用也晦翁原本曰襄公以王命攘戎狄報君父之讐故征伐不休而詩人美之康公令狐河曲之戰脩私怨逞小忿故好攻戰亟用兵而詩人刺之此說自妥但以篇中絕無刺意故復改之然效用于秦君而寄思于周王不可謂非刺也謂吾今日豈以無衣為苦有袍有澤有裳亦既與子同矣但得王命興師即修戈矛而同仇誼亦不敢獨異而今日之行果何為者耶凡詩與序初視之

較然相反者甚多使屬後人揣摩必不敢作此語殆
有所受之也深思者自得之
孔疏云玉藻纊為襺緼為袍襺者純著新綿袍者雜
用舊絮
豈曰無衣與子同澤王于興師脩我矛戟與子偕作
澤說文作襗云袴也
豈曰無衣與子同裳王于興師脩我甲兵與子偕行
渭陽

我送舅氏曰至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黄

序曰康公念母也不云送舅而云念母者盖念其母故不忍别其舅不覺其送之遠贈之厚耳

周禮巾車有金路象路革路木路皆諸侯之車也

我送舅氏悠悠我思何以贈之瓊瑰玉佩

瑰美玉也詩明言玉佩毛傳以為美石次玉謬矣玉藻公侯大夫皆佩玉惟士用石無玉石雜者鄭氏考工記注謂玉石雜用不知何據

權輿

於我乎夏屋渠渠今也每食無餘于嗟乎不承權輿

序曰刺康公也

檀弓云有若夏屋者注云自殷以來屋有四阿故兩阿者謂之夏屋按楚辭大招云夏屋廣大沙堂秀只則夏不訓大明矣士冠禮注云周制自卿大夫以下其室為夏屋權輿爾雅疏云權輿天地之始天圓地方故名

於我乎每食四簋今也每食不飽于嗟乎不承權輿

陳

郝楚望曰諸國自秦以上次第可推自陳以下三國最小先亡故附于後

宛丘

子之湯兮宛丘之上兮洵有情兮而無望兮

序曰刺幽公也游蕩無度也幽公淫蕩得此惡謚春秋以前謚法未大謬也

鄭箋曰子指幽公也爾雅宛中宛丘又丘上有丘為宛丘毛公李巡孫炎以為中央下郭璞以為中央高蓋宛中者中央窪下丘上有丘者窪下之中復起小丘也

坎其擊鼓宛丘之下無冬無夏值其鷺羽

坎其擊缶宛丘之道無冬無夏值其鷺翿

擊缶古之俗樂非獨秦聲故易有鼓缶而歌即莊周之鼓盆亦是也

東門之枌

東門之枌宛丘之栩子仲之子婆娑其下

序曰疾亂也大抵陳之東門猶鄭之溱洧衛之沬鄉

歲時遊觀士女無別故詩人刺之罪累上也子仲之

子男也不績其麻女也越以鬷邁男女同行也婆娑

猶盤辟也

穀旦于差南方之原不績其麻市也婆娑

穀旦于逝越以鬷邁視爾如荍貽我握椒

爾雅翼云莪一名錦葵陸氏以為紫荊非也

衡門

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樂飢

序曰誘僖公也僖公繼幽公之後賢者懼其習見荒淫不自克于欲也故作此詩自陳其志之淡泊寧静者如此時而颺之君前將以消其非僻于未萌也若曰以小人之腹為君子之心属饜而已

豈其食魚必河之魴豈其取妻必齊之姜

豈其食魚必河之鯉豈其取妻必宋之子

東門之池

東門之池可以漚麻彼美淑姬可與晤歌

序曰刺時也疾其君之不德思得賢者以化導之也

池水漚麻以喻其漸漬而不覺淑姬晤歌以喻其親切而無間水經注曰陳城故陳國也東門內有池水

至清潔而不耗竭

東門之池可以漚紵彼美淑姬可與晤語

紵釋文作苧苧者草之名紵者已成布之名古字通

用耳說文有紵又有苧苧即苧也

東門之池可以漚菅彼美淑姬可與晤言

白華者曰白芒即菅也黄花者曰黄芒即蒯也可以

為布及繩屨

東門之楊

東門之楊其葉牂牂昏以為期明星煌煌

序曰刺時也其君有用賢之志而不果故託言于男

女之期會以刺之也楚辭曰黄昏以為期羌中道而
改路初既與余成言兮後悔遁而有他與此詩意正
同
漢天文志云牂雲如狗赤色則牂牂之為赤色明矣
陸佃曰赤楊霜降則葉赤材理亦赤詩盖取此以喻
其赤心也
東門之楊其葉肺肺昏以為期明星晢晢
周禮肺石以達窮民注云肺石赤石也則肺肺亦赤

色也晳說文云昭晰明也引禮記晰明行事徐鍇云
令禮記作質明是質與晰通蓋天將曉而星稀了了
可辨之意

墓門

墓門有棘斧以斯之夫也不良國人知之知而不已誰
昔然矣

序曰刺陳佗也佗為陳君而以名稱弒太子而篡之
不得為君也或篡立而得為君矣晉武公是也文與

之而實不從也佗之不得為陳君猶忽之不得為鄭
君也國人弗以為君也實不與而文從之也
蘇子由曰桓公之智不能及其身後故以墓門為刺
蓋追咎桓公而作此也曰斧以斯之者言惟剛斷者
乃能除之也夫指佗也已猶去也即論語三巳之之
已疇昔然矣言既失計于前無能施救于後云爾蓋
佗之黨與衆多故國人不能除之若非蔡人終不得
正其罪矣此詩人所為憤嘆也

墓門有梅有鴞萃止夫也不良歌以訊之訊予不顧顛倒思予

梅以喻太子鴞以喻佗之黨也訊告也告桓公也指昔日言訊予不顧當作訊不予顧顛倒謂陳佗作亂也桓公疾病而亂作乃思予昔日所歌亦何及哉

防有鵲巢

防有鵲巢邛有旨苕誰侜予美心焉忉忉

序曰憂讒賊也此不得志于君而憂讒言之害國也

衍序屬之宣公事雖無考按史記宣公以嬖姬之故殺太子伋寇逐公子完此亦信讒之一証已以物之微各安其所興人之懷憂不敢自安曾物之不若也予美猶簡兮之稱彼美彼美者遥想之辭也予美者親邇之辭也

中唐有甓邛有旨鷊誰侜予美心焉惕惕

月出

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糾兮勞心悄兮

序曰刺好色也刺陳之君臣也其在靈公與孔寧儀

行父之流乎

毛傳曰舒遲也窈糾舒之姿也按說文窈者深遠也

糾者繩三合也是窈糾者狀其舒緩之中又若有所

思而鬱結也懮與憂通受者納也是懮受者若有所

苦而含忍也說文夭者屈也紹者糾緊也是夭紹者

若有所抑而局促也如後漢梁冀傳所云愁眉啼妝

折腰齲齒善為妖態以相媚惑也此皆不祥之兆故

詩人憂之而心勞也

月出皓兮佼人懰兮舒懮受兮勞心慅兮

月出照兮佼人燎兮舒夭紹兮勞心慘兮

株林

胡為乎株林從夏南匪適株林從夏南

序曰刺靈公也春秋書蔡人殺陳佗公羊氏以為賤也穀梁氏以為匹夫行故匹夫稱之則靈公之賤也甚矣其匹夫行也甚矣獨得以謚稱者其始也國人

固以爲君矣既以爲君非有天子之命不得而廢之也春秋書法亦然故知詩序非聖門弟子不能作也

株在今河南項城縣

駕我乘馬說于株野乘我乘駒朝食于株

乘駒即是乘馬變文以叶韻耳謂君爲我猶微子之謂紂爲我也說見齊風毛傳云大夫乘駒孔氏引皇華之詩以証之謂大夫有乘駒之禮此大可笑也當時君臣作如此事何暇復顧禮制乎張元岵曰朝食

于株并從夏南而諱言之矣彼時君臣宣淫毫無避忌旁觀者乃不欲明言代為隱匿以發其愧恥之心此詩之旨也

澤陂

彼澤之陂有蒲與荷有美一人傷如之何寤寐無為涕泗滂沱

序曰刺時也僞子貢傳以為洩冶諫而死君子傷之而作此詩此說得之矣非洩冶無足以當之者

蒲與荷與蕑皆芳草也以澤陂之有芳草興國中之

有美人也

彼澤之陂有蒲與蕑有美一人碩大且卷寤寐無為中

心悁悁

卷通作捲說文捲氣勢也引齊語曰有捲勇今齊語

作拳勇注大勇曰拳

彼澤之陂有蒲菡萏有美一人碩大且儼寤寐無為輾

轉伏枕

儼者正衣冠尊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也舊說以為

淫奔之詩淫奔者有此氣象乎

檜

羔裘

羔裘逍遥狐裘以朝豈不爾思勞心忉忉

序曰大夫以道去其君也去而不忘其君故作此詩

至其去之之故詩不明言但舉其衣服之失而其君

之怠荒隐然言外可謂婉而多風矣

士冠禮以玄冠配朝服論語以羔裘配玄冠則羔裘之為朝服明矣論語狐貉之厚以居則狐裘乃燕居之服也蜡祭用黄衣亦當配以狐裘正取休息之義也禮之大概如此然君子所重在乎冕弁之分其衣裘亦可通融詩人所刺者為其以朝服嬉游以燕服臨御一切皆反其常為可憂耳

羔裘翺翔狐裘在堂豈不爾思我心憂傷

羔裘如膏日出有曜豈不爾思中心是悼

羔裘者所服以逍遥翺翔者也獨致美于此則其耽情于游晏可知

素冠

庶見素冠兮棘人欒欒兮勞心慱慱兮

序曰刺不能三年也吕東萊曰鄭玄王肅皆以素冠為大祥之冠葢引喪服小記朝服縞冠之文其説誤也惟其不能三年故不見練冠若除喪之縞冠即使短喪其除之也亦必冠是冠矣至于二章之素衣鄭

以朝服無素衣之制遂轉衣為裳其牽合益甚三章之素韠于既練之後雖無所考然有素衣必有素韠可知也孔氏謂經傳未有以布為素者不知經傳以色白為素不必專言白也按韠以韋為之亦稱素矣何獨布不可稱素也

毛傳曰素冠練冠也按檜人短喪必易以朞觀宰我公孫丑之言他可知已易以朞必以縞冠代練冠也黑經白緯曰縞則縞與素別豈得以素紕遂謂之素

冠毛說是也

庶見素衣兮我心傷悲兮聊與子同歸兮

庶見素韠兮我心藴結兮聊與子如一兮

同歸以事言如一以心言

隰有萇楚

隰有萇楚猗儺其枝夭之沃沃樂子之無知

序曰疾恣也政煩賦重恣于虐民也

所樂在無知則所謂獨寐寤言永矢勿諼者亦不可

復得矣

隰有萇楚猗儺其華夭之沃沃樂子之無家

隰有萇楚猗儺其實夭之沃沃樂子之無室

所樂在無家無室則所謂稼穡惟寶代食惟好者亦不可復得矣

匪風

匪風發兮匪車偈兮顧瞻周道中心怛兮

序曰思周道也此與詩中之周道不同其義自相通

也吕東萊曰匪風下泉思周道之詩獨作于曹檜何也政出天子則强不凌弱各得其所政出諸侯則徵發之煩供億之困侵伐之暴唯小國偏受其害所以睠懷宗周為獨切也戰國時房喜謂韓王曰大國惡有天子而小國利之以此二詩驗之其理益明

匪風飄兮匪車嘌兮顧瞻周道中心弔兮

嘌說文云疾也集韻云聲也蓋言車行之聲疾也

誰能亨魚溉之釜鬵誰將西歸懷之好音

鬵說文云大釜也爾雅曰䰙謂之鬵二說不同陸氏釋文曰𩰫大上小下若甑曰鬵得之矣少牢禮廩人溉甑甗非烹器也溉之釜鬵有嘉與維新之意與懷之好音相應張元岵曰好音謂以仁言布告天下使西歸者愛戴之如奉天詔書之類

曹

蜉蝣

蜉蝣之羽衣裳楚楚心之憂矣于我歸處

序曰刺奢也謂其欲之奢也營營之謀莫不為其身計長久而不知其不可恃也故以蜉蝣為比而刺之欲其于我歸處泊然寡營之為得耳楚楚采采如雪非奢也于蜉蝣言之則已奢故以為多欲之喻

蜉蝣之翼采采衣服心之憂矣于我歸息

蜉蝣掘閱麻衣如雪心之憂矣于我歸說

掘閱說文作堀閱左傳漢書堀與窟同堀之作掘猶埽之作掃圻之作折从土从手古文通用莊子逸篇

空闊來風闊與穴通蜉蝣在窟穴之中白而且多故如雪也王雪山引管子掘閱得玉因以掘閱為挑撥貌今管子無此語但有掘闕得䵷耳即挑撥之義亦難强通

候人

彼候人兮何戈與祋彼其之子三百赤芾

序曰刺近小人也

董氏曰崔靈恩集註作何戈與綴鄭康成樂記注引

之亦同綴表也說文曰髙懸羊皮以驚牛馬曰祋則

以祋為表矣

維鵜在梁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稱其服

維鵜在梁不濡其咮彼其之子不遂其媾

薈兮蔚兮南山朝隮婉兮孌兮季女斯飢

毛傳曰薈蔚雲興貌以草木之茂狀雲氣之繁亦猶

大田之詩言有渰萋萋也

鳲鳩

鳲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

序曰刺不壹也首二句即比爲興也以鳲鳩之有常其子之不一比祖德之有常而子孫之不一于是感鳲鳩而重嘆祖德庶幾埀之萬年永守勿替耳刺意藏于比中而于末章深致期望之意可謂微而婉矣

鳲鳩即鸕鴿也詳見名南儀一即禮記緇衣所云言有物而行有格也

鳲鳩在桑其子在梅淑人君子其帶伊絲其帶伊絲其弁伊騏

鄭箋云騏當作璂以玉為之孔疏云夏官弁師五采玉璂鄭衆注引此詩云其弁伊綦此言諸侯常服故當作璂若顧命四人騏弁自是士服士之皮弁無玉璂飾則為騏色耳

鳲鳩在桑其子在棘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

鳲鳩在桑其子在榛淑人君子正是國人正是國人胡不萬年

胡不萬年言胡不乖之萬年使子子孫孫永正是國人也

下泉

洌彼下泉浸彼苞稂愾我寤嘆念彼周京

序曰思治也郝仲輿曰有天子而後有方伯無天子而方伯制命專征天下所以大亂春秋書晉侯入曹

執曹伯畀宋人與此詩同義惟知春秋者可與言詩故曰詩亡春秋作

洌彼下泉浸彼苞蕭愾我寤嘆念彼京周

洌彼下泉浸彼苞蓍愾我寤嘆念彼京師

芃芃黍苗陰雨膏之四國有王郇伯勞之

竹書紀年昭王六年王錫郇伯命昭王之世為周室盛衰之際而郇伯以後大抵無復賢伯故詩人係思在此歟竹書雖偽然猶近古事或有據未盡謬也

豳

郝仲輿曰左傳季札觀樂豳次齊先秦夫子删詩以豳終思周公也鴟鴞以下非豳而屬之豳者周公未嘗居魯退不可繫于魯進不敢附于周南故繫之豳也

七月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觱發二之日栗烈無衣無褐何以卒歲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

南畝田畯至喜

序曰陳王業也周公遭變故陳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也按此詩不列于二南而列于變風則衍序之說不謬左傳季札觀樂至豳曰樂而不淫周公之東也者正謂此詩也嚴華谷曰七月之詩一言以蔽之曰豫而已凡感時物之變而脩人事之備皆豫為之謀也鄭康成因周禮籥章之文以二章為豳風以六章為豳雅卒章為豳頌義誠有之然籥章所歙非

即此詩當是豳人之遺篇此詩之所本故彼分而此合也不然數百年以上田野細事苟無所據何由而得其詳一若親見之者詳見小雅甫田篇

虞書曰永星火以正仲夏公劉遷豳在夏之末葉去堯時纔四五百載歲差尚未甚遠不應至七月方見流火此云流火者猶左傳所云火猶西流蓋自六月以至八月皆稱流火也孔疏云陽則生物陰則成物稱月由其物成稱日由其物生也成物自秀葽始愚

謂成物自條桑始觱觱說文云羌人所吹屠角此言風

聲似之栗列通作溧冽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載陽有鳴倉庚女執懿筐遵

彼微行爰求柔桑春日遲遲采蘩祁祁女心傷悲殆及

公子同歸

令蠶始生皆飼以柔桑無飼以蘩者或云浴蠶之後

取雜花葉以敷其上藉其香氣易于發生則又不必

于蘩矣考之爾雅云蟓桑繭雔由樗繭棘繭欒繭蚢

蕭繭疏云皆蠶類以所食葉而異其名蘩亦蕭之屬
也意幽人育蠶非一種故采桑采蘩有不同歟
七月流火八月萑葦蠶月條桑取彼斧斨以伐遠揚猗
彼女桑七月鳴鵙八月載績載玄載黃我朱孔陽為公
子裳
月令仲夏鵙始鳴此言七月者非言其始也令北鳥
之始鳴于夏者惟苦鳥其聲曰姑惡者耳鵙其是乎
諸說紛紛核之皆誤毛傳曰朱深纁也按士冠禮昏

禮皆爵弁纁裳是朱裳者亦將為冠昏之服與冠禮

記曰天子之元子猶士也公子可知

四月秀葽五月鳴蜩八月其穫十月隕籜一之日于貉

取彼狐狸為公子裘二之日其同載纘武功言私其豵

獻豜于公

爾雅葽繞蕀莞郭璞注云令遠志也本草經遠志一

名蕀莞一名葽繞四月采根及葉貉師祭也周人田

必祭貉故謂獵為貉周禮大司馬之職中冬教大閱

遂以狩田有司表貉于陳前是也

五月斯螽動股六月莎雞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牀下穹窒熏鼠塞向墐戶嗟我婦子曰為改歲入此室處

考工記以注鳴者以股鳴者以翼鳴者注云注鳴蜻蛚屬股鳴斯螽屬翼鳴發皇屬蜻蛚即蟋蟀發皇即莎雞蓋振羽有發皇之義判然三種非一物也斯螽即蚱蜢莎雞即絡緯蟋蟀即促織十月而曰改歲者

劉公瑾曰夏書有怠棄三正之語則自夏以前已有子丑之正是三正通于民俗其來遠矣如今人冬至亦有賀歲者

六月食鬱及薁七月亨葵及菽八月剥棗十月穫稻為此春酒以介眉壽七月食瓜八月斷壺九月菽苴采荼薪樗食我農夫

本草云鬱一名車下李即棠棣薁一名山蒲萄葵古以為百菜之主令人不知何物凡名葵者皆不堪食

近有精于醫者謂即甜菜詳其性味療治皆與葵合

按齊民要術種葵法亦與種甜菜相類則葵為甜菜

亦未可知甜本草作菾一名莙薘㯉似椿而臭

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黍稷重穋禾麻菽麥嗟我農

夫我稼既同上入執宮功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

屋其始播百穀

二之日鑿氷沖沖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其蚤獻羔

祭韭九月肅霜十月滌場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

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

朋酒斯饗毛傳以為鄉飲酒禮鄭箋以為國君閒于政而饗羣臣是月令孟冬大飲烝之禮也皆與詩意不合集註之說自謂小民致敬于君非上人所行之禮蓋以耆老為之不嫌名分之畧也

鴟鴞

鴟鴞鴟鴞既取我子無毁我室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序曰周公救亂也管蔡流言周公避居而罪人之主

名王自得之公乃作此詩以貽王極道武庚包藏禍
心將鄙我周邦復其舊物不但忌嫉一人不可不早
為備也晦翁詩序初惑于孔氏書傳後與蔡九峯辨
其不然以為當從鄭氏以辟為避而未及改也
取我子比管蔡監殷反墮武庚之阱中也
廹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令女下民或敢侮
予
予手拮据予所捋荼予所蓄租予口卒瘏曰予未有室

家

毛傳曰荼萑苕孔氏謂萑苕之穗如茅秀者也周禮司巫葅館或作租注云茅藉也蓄租者言積之巢中以為藉也

予羽譙譙予尾翛翛予室翹翹風雨所漂揺予維音嘵嘵

東山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我東曰歸我

心西悲制彼裳衣勿士行枚蜎蜎者蠋烝在桑野敦彼
獨宿亦在車下
序曰周公東征也詩皆述歸士之言明是周公勞之
而作
張元岵曰東山即魯之東山魯蓋古之奄國括地志
曲阜縣東有奄里即奄國之地書傳稱管蔡流言奄
君教祿父以叛孟子所云伐奄三年正指此東山之
師也士說文云事也數始于一終于十孔子曰推一

合十為士蠋即爾雅所云蚅烏蠋也凡草木上皆有之亦蠶之類吐絲作繭而不可用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果臝之實亦施于宇伊威在室蠨蛸在户町疃鹿場熠燿宵行亦可畏也伊可懷也

陸璣曰伊威在壁根下甕底土中似白魚者是毛傳云熠燿螢火也説文作熠熠云盛光也晦翁以末章熠燿其羽因解此為明不定貌楊升菴駁之謂熠燿

其羽猶桑扈之言有鶯其領也然晦翁之解與說文合矣離家已久眷屬之存亡不可知故念及室廬之荒廢而喜歸之心反變為畏歸之心此亦人之常情也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鸛鳴于垤婦嘆于室洒埽穹窒我征聿至有敦瓜苦烝在栗薪自我不見于今三年

未至之時滿懷荒落之景既至而室廬如故風物依

然想見當時且喜且疑相對如夢寐之況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倉庚于飛熠燿其羽之子于歸皇駁其馬親結其縭九十其儀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

何玄子曰爾雅婦人之褘謂之縭縭緌也郭璞曰即今之香纓士昏禮施衿結帨陳祥道曰衿即纓帶帶結而垂者曰縭然則縭非帨也孔疏以結縭為結帨誤矣

破斧

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哀我人斯亦孔之將

序曰美周公也嚴華谷曰行師有除道樵蘇之事斧斨之用為多歷時之久則必敝若以為殺戮之多至于破斧缺斨非周公之師矣按毛傳隋銎曰斧方銎曰斨銎說文云斧空也則斨亦斧也以七月之詩証之為伐木所用明甚

既破我斧又缺我錡周公東征四國是吪哀我人斯亦孔之嘉
毛傳云鑿屬曰錡韓詩云錡者木屬或曰斧屬未詳孰是總非兵器可知
既破我斧又缺我銶周公東征四國是遒哀我人斯亦孔之休
毛傳云木屬曰銶韓詩云鑿屬未詳孰是
伐柯

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何匪媒不得

序曰美周公也周人諷王以迎周公也

斧與媒比周公也伐柯匪斧不克以比天下匪周公不治也取妻非媒不得以比天下非周公不親也管子形勢解曰明主之治天下也必用聖人而後天下治婦人之求夫家也必用媒而後家事成

伐柯伐柯其則不遠我覯之子籩豆有踐

之子謂媒也斧不惟伐柯而已柯之法度亦由之以

出以比周公治天下而又能以道教天下也媒不惟通言而已婚姻之禮亦由之以定以比周公親天下而又能以禮制天下也

九罭

九罭之魚鱒魴我覯之子衮衣繡裳

序曰美周公也東人見周公之歸且喜而且悲也喜者喜朝廷之得公悲者悲東人之失公也

鱒魚青質赤目好食螺蚌今俗謂之螺螄青者是也

袞衣繡裳言王以冕服迎周公故公服此以承王命也是喜之之辭也

鴻飛遵渚公歸無所於女信處

無所未得其所也追念昔日王未寤之時也信處自再宿以至于久處也信宿則或再宿或一宿而已

鴻飛遵陸公歸不復於女信宿

公歸則不復來故不忍遽別而于汝信宿也歸無所而信處以天下之大不幸翻為東人之私幸歸不復

而信宿以他日之甚不幸而翻為令日之暫幸也

是以有衮衣兮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

小民之于公知有近者小者而不計其遠者大者故

公之歸不暇為天下慶而先為東土悲也

狼跋

狼跋其胡載疐其尾公孫碩膚赤舄几几

序曰美周公也

跋胡疐尾比常人之蒙難者無不進退周章也儀禮

有膚祭蓋肉之美者故膚訓美也

狼疐其尾載跋其胡公孫碩膚德音不瑕

讀詩畧記卷二